



吳志仁先生遺集卷之五

書札

與從兄仲木

五重來時聞兄有出聞門意故不附書今遂中止耶弟近碌碌亦全無進益得兄示警發不淺頑鈍之資使得常聞此言庶幾有興起之望耳兄所立自課甚切要然揔而言之不過涵養致知力行三事弟近尤覺涵養本原為第一義欲使日用之間靜坐工夫多於讀書以此稍減書冊一意收攝若得間斷時少便庶幾有進正若不能得耳又自省於外面尚少深沈晦默意思不特為己之學本合如此且處今之世尤宜萬分收斂古人如



濂溪延平。人皆無知其學者。每切歎羨。以為何能韜晦若此。至如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則鄉黨亦不知其為聖人。妄意以為直須着此等作樣子。不識兄以為何如。即如不赴試一事。鄉里無不以怪者。此更無可奈何。倘有以此相問。幸兄婉曲告之。諸如此類。俱望為之韜晦。弟竊見兄與人為善之盛心。雖有片長。必亟為揚詡。不啻若已有之。弟每自愧褊窄。謂此種襟懷。真不可及。然尤望兄以晦默之意行之也。前見考夫書中亦有此意。此書甚多切要之語。乞付一錄之。又近日考夫曾有信至否。乞示之。弟家於夏至日行時祭禮。一時人情頗相信從。不意其能如此。殊為大快。即欲以此相聞。使兄為之助喜。意中謂已出門。故不相通耳。近兩日考得幅巾制度。帆子稍有推據。俟更思之。如了然無疑。當奉聞其詳也。適為外家有一喪事。即欲率婦一往。四五日便歸。餘容後悉。

又

開平開立二面。籌乞付一樣子。

弟自龍山歸已三日。讀兄兩示。所以警戒弟者。甚至敢不自艾。以圖日新之功。弟荒廢日久。竟與學問相忘。近深自省。有猛思整頓之意。又喜得兄一番警省。如寐者之得呼。為之瞿然而起也。過失之多。亦不敢謂便能除去。要不敢不勤加省察之功耳。兄之愛弟。尚不欲見其有病。烏有疾在身而不思去之者乎。韜老至館已五六日。考翁所寄兄書。并弟書。俱以奉覽。又寄規

二命聞之往來者皆云兄近所患頗劇不審日內稍平復否念之殊甚幸有以寄慰之病之感召率多繇於自致弟以身驗之而知其然若果非所自取為无妄之疾則其發也必輕其去也必速正如君子之膺禍患修身善處未有不退者然有雖非自取而其處之稍有未善以致增患則亦不可委之於命總之未有不本於自脩者不可不慎也養病乃守身之一乃吾輩最切近工夫正當以病之消長驗學之消長耳弟妄見如此不識兄以^為何如欲尔兄寄韓賻金至一字并奉覽前後所收乞細存一帳弟賻金三兩亦附到其餘如典姪者須俟之新祖四兄慎弟目下亦未必能有少助也弟目下將邀韞老至湖樓同為靜坐旬月之計

然在望前間尚須一至邑中此後若兄赴鑪溪弟當隨行餘無它事竟可久坐山中矣在龍山晤祝鳳師見其有意向學殊為可喜又聞開翁已有葬期皆大慰事也憶及并以奉聞南軒先生集須遲數日始能錄竟因無專抄錄者作輟不能速了耳澈中有賈人有荆川帑五十刀欲以見售弟能獨得之兄或須此能分取之否如可幸即示之山陰語錄尚留乾老處伯繩字乾老亦未作云人行時可便道往取也

又

得兄初九日示具聞近履為慰半月以來澈中幸暫平安亦無傳聞弟卜居事辱兄丁寧之意敢不益加慎重然目下正復不

能輕舉也。日前一到邑中看張氏屋止十四間窄狹不可居。而家惜其居址甚好。弟勸四兄成之想亦未必果也。弟居不能不覓。但係相知者無不以海上可虞。早圖遷徙為勸。弟意欲擇近兄居者。今張氏之居既不便亦不能。他覓當遲旬日間專俟兄歸。或更有可商者未敢草草也。兄所論骨肉間事甚當。念世疾俗尚有不可。而况以此意行於家庭之間乎。弟以為念固有害。喜亦非正。一是過。一是不及。皆不可有耳。弟氣質之偏不敢不時以為戒。但矯枉太過。又恐有和而遂流之弊。不識兄以為何如。或有未當更望批駁為慰。乾翁四月一札初九日始到。弟處今以奉覽。內有劉伯繩書。兄看後乞轉付弟一讀。考翁處弟先作一字往慰矣。丘公曾來相見事尚未安。甚不平於沈君及蔡翁也。三母舅已赴館。不及致兄意。此番人來後恐未必有人往還。兄近狀幸詳示之。日來稍閒。曾有所述撰否。願并示及為快。餘情當俟面悉亦不遠矣。有人未中往還。幸令一問質叔。兄近耗并及。

又

兄所示寄乾翁札甚與弟意相合。其間發明極暢。韞老亦稱以為剴切。弟意悉如兄命復之。然亦皆弟中意所擬。深喜其符合也。所請削去姓氏恐未必能相從。以社約條款既已遵行。彼須登載耳。若得遂所請。何幸如之。兄示議及婚禮。弟初亦以康齋先

生事爲兄致疑。讀朱子語類。乃始釋然。知康齋先生事。雖自是
不可及。然在禮。非必當如此。若就婚外家。乃禮所必無。蓋以男
而從女。失剛柔之義。不可行也。古人敬慎重正婚禮。故雖其間
小節。亦必有所取義。不可移易。况此迺其大者。而可以假借爲
便。違棄古法。致貽重禮之辱乎。至於世俗所謂喪體面。取譏笑
以此爲辱。又其小者。誠有所不足道。然大氏君子行事。苟一一
合禮無媿。則世俗之議。可以不問。其或不然。安知世俗之所非。
亦非禮之所是。未可以爲不足恤也。弟所見大不可者。止此一
端而已。向來以成事不敢說。又不能思。可以委曲周旋之道。以
求不悖於禮。幸聞叔父有此議。而鄒姑丈又爲首肯。急勸姑丈
一來。以時日已迫。速圖之事。尚可濟。若不以增費爲難。則其它
恐皆易商量耳。至兄所謂未見舅姑。而先見外父。以爲不安者。
弟思若兄決意適館。則臨期叔父必爲主婚。有叔父可見。則無
先見外父之嫌。叔舅原與舅無異。况又無舅。則可以當之無疑
矣。若外母則俟還家行拜姑禮。然後往見。於義甚安。總之若
就外家。則勢不能不先見外父母。愈以明就婚之不可。若設館
則無此碍耳。至若合昏之禮。固當在所先行。古者既成夫婦之
禮。狀後得見舅姑。朱子有兩段論此。甚明白。謹錄奉覽。可以釋
此疑矣。朱子又有論婚禮一段。其間有二語云。吾儕無望於後
古。則風俗更教誰變。此語尤爲得禮之本。偶看及此。因并錄上。

弟本無所知。不當妄有議論。因兄諄々命之。故敢述其所聞。如此。其望間狂悖乖謬。望兄曲爲矜宥。并不惜指示之。言之可勝。慚悚。知往邀媒氏。想俟其來商定。狀此。惟在決意行之。媒氏未必知禮。不足有所聽任。亦望勿與商可。否。恐見兄意未決。復有持不可者。若決定行事。急切經營。當無不能成之慮。人見決意。當不相阻格。再冒昧妄陳。惶恐無已。罪萬。

又

連日不得兄信。甚以起居爲念。有便幸時。寄示慰之義田書稿。曾上邑中諸先生。否。前讀兄字。未免有不得於人。以爲不快之意。今想已盡消消豁。即總之在已之得失。不待人言。而當反求。

又因人言而愈當反求。無則加勉而已。世俗之毀譽。何與於我。處之若無聞可也。張陳之鬪。已有調停者。否。弟意陳之氣質固不足與言。而張周二子時聞其有故舊之隙。得無朋友之義。有未明。忠厚之道。有未講乎。古人非大故不絕交。交絕不出惡聲。絕之。但不相往來如途人而已。未有至於相排斥鬪爭如仇讎者也。此得無處之皆有未善。未可專責它人也。與之人交而不能使知道義。亦朋友之過。弟愧不能言。與張周交深。與之言當相信。幸時以古義告之。所全於將來者不少也。弟前有二犀杯。留兄處。有便人至武水。欲乞令之持去。或致存魯托其售之。其告以約二十金之數。兄字中千萬爲代囑之。幸甚。窘乏之時。不

得不計較及此。望為留意。附懇不一。

又

正作一字遣人入邑。而兄廿一日信適至。知已移苦次。慰甚。弟教女之事亦粗自了。但恨其妨功。編輯之事尤未暇。及耳。五重處以兄命已作一字致之。然彼戾氣不肯消。正不必強其屈服。其人不足與言。空置度外。付之不校可也。似不當以此累吾胸次。吾輩胸襟又不可不寬大耳。天空海濶。何所不容。耶。弟前字謂子游不得無過。亦責備賢者之意。又以目下所因之流言。雖未必有。而日常語言排斥。自有不能無者。此亦有以致之。若彼固不足責也。因思我輩胸次狹隘。不能容人過。絕非山藪藏疾

之量。如遇不平。胸次便動。亦是小也。古人德能化人。亦是自己有一種廣大寬平度量。足以使人觀感。風俗之衰惡無可言。唯當自勉而已。我輩言人過。唯恐不盡。每不能存古人忠厚隱惡揚善之意。既無以異於流俗矣。又何流俗之可感化乎。弟聞此事。頗為警省。不已。敢以陳之於兄。想勿怪其妄也。又行已急欲再述所懷。因復疾書。此命潦草罪甚。

又

前寄一字四兄處。尚未得達。兄覽。夜來風雪驟作。念兄喪次未安。終夕不能寐。未知兄體中何如。不為風寒所苦否。肺疾幸不發否。弟思古人制禮。必有達權通變之方。如袒跣一節。使行之

凝冰沍寒之時。不幾以此自殞其軀。安得為孝。今兄所居喪次。毋論坐卧其中。風寒易於侵入。即暫出入檐下。亦足以感疾。使強健者當之。尚有所不可。况兄積疾之餘。積勞之後。乎弟謂宜稍加變通。暫從遷徙。或移設衾帳。即於靈座前板上。或移至廳西間內。亦無不可。俟後天氣暄和。自可仍歸故處。似亦變而不失禮意。合乎毀不危身之義也。其它如不脫經帶。不食菜果之類。在兄病體。俱不妨稍寬。夜卧脫帶。或可稍處。枕塊充不可。禮有枕草之文。似可從。早起食薑辟寒。要不同菜果也。禮不足而哀有餘。聖人猶以為可。况吾因病殺禮。非有廢禮之意。通之以有疾飲酒之義。權宜自不可無耳。願兄深念弟言。以守身慎疾為要。毋大拘於於禮。為尾生之信也。總之以暫移喪次為第一要事。其它禮制之可從者。則固不必盡廢耳。弟但家中未能即至。左右惟以此為念。專書代懇。望即俯從。以慰懸切。千萬。

又

到家數日。弟體中殊憊。極意亦忽。不自聊。激城中無可問醫藥。悔不一請之。季嘗也。邇日頭面浮熱。喉舌作瘡。意尤昏倦。懶復作書。故無信至。兄處連得二示。知進飯後脹滿已減。但瀉下殊不宜。宜速有以療之。弟前對兄言。祈稍哭泣之節。不知畧能俯從否。又如作字太勤。或用心時時有所作。皆大費精力。亦望裁損為佳。諸飲食皆須稍用精者。若大粗不堪食。則不如不開。恐

兄或尚拘此例故復言之大姊體中安否月內想未即歸即歸
姑丈何日還漱欲商之語非一若至家時即望入城相晤幸兄
為弟轉告之千萬弟還家所謀售產事已成鍾氏宅昨占
之不吉遇睽之二及上文又有遇主於巷載鬼一車之詞兄以
為尚可用否總之無力不易成信有如兄言者它即不必論也
售屋之事今日有一人來問及若有可成則遷徙之機會矣目
下所視以為行止者此事益以屋易屋猶無所損若舍此而別
欲廢產易居則是剜肉醫瘡思之甚非計不可行也弟既力薄
不能為典姪又以夙逋盈積尚不易償安望其相助耶數日前
弟因遷徙計難就胸次頗為躁迫紛擾今思成與否在天唯當
徐以俟機會之至若力不可行不得不安矣鍾氏俟二十後孫
奴歸時確商可否復之今尚有所待未可定也南河贖田事唯
二畝易贖其餘係找價新開若其人不肯不識可少緩一二年
否弟已向太維兄促之往矣恐或有此故先以問以其人當日
正價之外頗有多費故也惟兄更酌示之公田之議兄所謂欲
改者與仲謀所言俱甚當弟向意正尔但不知叔父之說又
何故而發幸以原札示之若弟所以自處要不敢再誤也草此
奉復所諭施張二札及註典田冊俱未及作明後日即寄來五
重兌杯事幸頗促之但焰實銀兌用足色兄竟收入可也弟以
此抵田價不能它覓千萬留意促之

又

得兄示不詳起居狀未知近日體中校前畧健王否胃氣畧和暢否念之、弟以積勞之後困頓殊甚浮火為患餘症未已然所自調攝校兄百倍安適也兄之言云未可沾、以一身為事然所自調程子曰守身為大正惟慎疾亦是守身之一顧不重乎願時念之弟遷徙事茫然無計意思亦殊沮廢未知何日終得就与否要當聽之於命不復營營擾、也所付田冊已註明坐落若起居祖則原冊有之不必贅也且弟已典出者亦無從詳考矣示及仲謀書洎叔父書雖皆出於愛弟之言然正不必尔、兄之為弟當不出于姑息之愛其必有以善處之矣何必問弟弟亦何有再計乎唯仲謀所言規制宜慎殊有可采幸更其言思之原札謹即奉上并弟作施易老札及註明小冊附到爐上溪字因兄未遣人亦未作也餘俟再寄大姊體中健否清明前到家否幸示之五重免杯事幸更促之或兄更托一人謀之亦可不則彼稽弟復稽誤兄耳鄒姑又有歸信否便中并示之

又

日內弟體中以畧佳不審兄起居何如肺疾雖有愈時亦須深護使不更甚為佳兄大抵猶以氣力為可恃恐不應復尔也弟買宅事人謀鬼謀俱未叶不能即圖之然亦不以為憂前所云

縈懷者亦畧念及耳。連日復苦應酬碌々展閱大人稿未及十許葉。及兄所作田議。雖欲少述所見。亦未暇詳讀。今日當閉戶半日了之。明辰以致四兄。須更遲三四日可寄來耳。爐溪書兄欲有所問。幸悉示其目。恐弟憑臆述之。不甚詳也。田議改本弟意尚有所商。容徐以詳請。但兄所言委而不問。殊不必然。此產在兄。非分外有可愛之理。豈其但分割之。而有不可耶。况兄弟一體。功過原無可分。不同外人。而有人我之嫌。兄所謂因人為功者。似覺太生分別相。非為弟之意也。且此事不獨為弟。所以上全先人之志者。不小。可付之不問乎。願兄勿更自疑。而為此說。勉行其所難。弟之厚望也。又憶前張陳二先生在此說。勉行其所難。弟之厚望也。生在時亦言必須

兄主此事為是。尤可奉慰。無疑耳。

弟目下又以友壻沈慮脩有妻之喪。亟欲赴

海寧一弟之明。後日便須出門。考翁處字侯。歸時寄上。不審遲三四日不妨否。目下在家止日餘。尚有他冗。須了。不能及此也。聞兄有邀天。則為護喪。渠以初病起。欲稍稍了家冗。便可來。大都為薪米之計。俟其暇。弟即促之來。弟海昌歸。又有墓上竣工事。須坐北山十許日。過此便至兄處也。吳亮行急草。作稟不莊。殊甚。諒之。

又

聞兄肺氣為患。憂念殊不已。不審兩日來稍退否。飲食無碍否。卧起不甚苦否。此病乃氣上逆於哭泣。尤不宜。幸痛省之。拜跪

之節、如家禮朝夕奠、原只兩拜、今亦從之、為佳、此非殺禮也、念
欲平肺氣、必當少資藥石之助、不知亦曾進湯散否、或若煎劑
難服、稍用丸藥、似不可已也、弟苦往來之勞、不能即走、候心極
懸、謹遣奴子奉訊、乞示近兩日狀、以慰萬一、弟兩日為從墓
祭奔走、今已畢事、所定儀節、大約如節祭禮、為欲簡便易行也、
弟體亦殊困頓、未蘇、前患齒喉作痛、令痛復在耳、時亦出少膿、
竟似兄前所患也、四體疲極、欲服補益之藥、又畏浮火未去、惟
有聽其委頓耳、竟日兀兀、倦坐、不能作一事、所縈念者、惟兄并
遷徙事、時復在懷、尚無定計也、鍾宅其意、欲俯就如此、似亦力
所當成、今所疑者、前卜、當再筮以決之、更奉聞、以慰也、兄為弟

憂如此、誠為慈愛之切、然弟自處境遇、殊有不能必事之成者、
未知其果得以慰垂念否也、五重售器事、既不易得、王當商之、
前寄所作施易老事字、不知曾到兄處否、弟欲得大人遺稿、
為校讎之役、兄處十二本、幸即簡付、目下深念此事、少緩、已約
四兄同料理之、俟得初粗有定本、更以乞兄一訂、刻下不敢以此
相煩也、陳乾老有十五日寄兄一札、已見之否、渠相念殊切、便
中或作書寄慰之、

又

兄稿已送四兄看過、今以奉還、弟讀此稿、終覺其太文傷質、故敘
事雖歷落、近音而未見有真摯入情之處、若更改為質直、則此文

又似可惜奈何至其間本支祭田之議弟以為於禮殊不合二
說四兄亦以為然云當別作書與兄商之四兄意寧以所餘之
產厚於本支及合族議田以為祭田必不可受也幸兄更斟酌
使之合宜為佳弟有所見不敢不陳雖有未當不敢嘿也想兄
亦不罪其狂妄耳明日初六弟決西行歸時在初八九此時遣
爐溪人想未為遲即兄肺氣連日何如春風甚惡幸善節適無
使復增感冒也弟體中畧安唯耳中轟々火盛竟似聾聵殊可
怪耳兄稿若有改定幸再寄示餘未悉

又

弟初八日已抵家矣海昌歸路之便入候乾老見留一宿乾老

以役事奔走冗劇云月內若有暇當一來也一札附上乾老以
前考翁相約共祝北門叔母之壽并有釀分告弟弟力止其釀
分云已成矣若有此居舉則考翁在三月內來亦未可知但乾
老云渠已聞四月期尚緩謂未能蚤來弟意見若商有所

商宜遣舟邀考翁一來為便若書札往來恐彼此不能盡意渠
既欲來祝壽則於望後邀之必來也田議恐葬後必須速行俗
人不見舉動或更有濡滯之疑兄宜以此時定計凡有斟酌正
不可緩耳乾老亦言兄主持之事自是正理兄絕不必以自專
為疑弟謂兄但一體先人之志如奉先人以行事而不自
用其一毫之情則以先人之產為先人之用而我未嘗自

以為用。雖專猶不專也。弟前謂不當立本支祭田者。正謂若此。則是將此田自用。加於已之所親者而已。非為先人而用之也。非可以取先人之產而行之也。又古人云。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為之。弟意謂奉先之事最重。尤子孫所當事。盡非可取。給於它者。使晏然受人之田以祭。亦何顏乎。弟并以為不如前議。分田周恤之義。於古有之。頒諸兄弟。禮傳所載。受周恤似可安。以有義也。受祭田反似無義。不可安也。若立義田。則反以為可者。義田則有周恤之道。而無與受之迹。且合族有義田。則本支亦立義田。不為私。使本支之先世尊長。一一皆有祭田。則合族人之先世尊長。豈一一皆有祭田者乎。此無例不可行。義田有

例故可行也。弟意徑以百畝為合族義田。更立本義田。約如合族之數。其餘為始祖祭田。或更量取為。翠峰 仰峰二公祭田。此司寇之曾祖及祖也。翠峯公但有墓祭。仰峰公則有祠祭。當以助之三兄。庶小宗可立也。兩公墓祭雖已有田。然有可推之義。不妨厚之。以為修葺建理之費。其餘義無可推。直當以義斷之。雖有不絕如縷之憂。不當借此解之也。至永思祠設立增廣。皆於禮不能無疑。今但當遵莫敢廢之之例。仍前之舉而已。或欲更立祭田。亦止可少取之。若欲將此作一大題目。恐亦不甚正當。然較之各立祭田。則此以為優矣。前弟所謂如立宗賢祠之制。特以此推言其不可。非謂宗賢祠之當立為

禮之正也。所欲條牘。非面莫盡。弟所見本狹陋無足取。又此田已歸兄。則事兄之事。非弟所當復與聞者。兄尚不欲自主。而弟猶欲置議其間。真所謂不當言而言。然以先人之故。義仍有相關者。不可不効。未見以佐咨詢之萬一。雖冒罪不敢辭也。然此議疑難紛然。要當決之考翁為可信。前畧叩其端於乾老。乾老亦云。此事議者紛々不一。但自酌定行之。不必多生疑惑。其言固簡當。今欲詳審決擇。則舍考翁不可。兄以為然否。事繫久遠。不可一時率略貽悔。後日詳加斟酌。正無害耳。久不至邑。弟亦劇欲趨候。兼悉欲言。近十餘日內。須在家料理墓工。十二日又為先忌。雖有便舟。未得即來。過此二十日。北門叔母壽日。又須在家。摠在二十前後。擇暇當來。邑兩三日。不待煩兄再召也。誌石若無刻者。恐須一邀士。白它無人。可高惜。鄒姑又不在耳。諸再寄悉不一。

又

火災之後。弟冒次亦頗能自遣。近以家庭間別有感觸。甚苦逆境之難處。已德不脩。人心難化。其足以致神之罰者多矣。何怨於回祿乎。以此悶悶連日。體中極不安。深慮以疾增。堂上憂愈重。不孝之罪。因急自排解。今已稍寬矣。堂上體亦粗安。但無以為承歡養志之計。弟既冥頑無狀。不能毫髮盡子道。而家庭間更有一種怫戾之間氣。無法消融。深恐以此更添老

人之抑鬱然真無可如何。言之扼掣其間曲折尚非筆墨所盡。當俟與兄面陳善處之法耳。大姊已返家中。准於初八日來。邑若無風雨為阻。當不改期。囑弟先以奉報。鄔天則卧齋頭十日。避火之後移歸家中。疾亦粗安矣。聞兄體中如此。尤使弟增憂念。疾不可謂不深矣。而兄猶不能稍從飲酒食肉之例。豈所以愛身者乎。豈能使弟輩無憂惶乎。目下病狀必非薑糕二味之所為能補救。竟當速用飲食蔬菜。然後漸進乾肉及脂油之類。庶可稍扶脾胃。禮經原有疾已復初之文。此何妨於暫用。聖人制禮。豈欲苟且行私以失其正哉。以為惜其身而至於飲酒食肉。違禮之小。不惜其身而至於疾病危篤。害孝之大。与守其小。

母寧全其大与有大害。母寧有小失耳。此義豈兄所不知。當以篤於持喪。不怨肯自怨。然即今若更遲疑。不欲遽從所勸。以積病之軀。而過於勉強。誠恐日深一日。其後轉更難為療治。幸兄其熟思之。母輕其身至於此也。兄前教云。我輩兄弟數人相倚為命。若弟於兄尤最關切。為同命者。今兄若此。殊非弟所倚恃之意。言之中情誠危迫痛切。不復顧其辭之艱直也。援毫至此。又不自知涕泗之無從矣。願兄即從弟言。以慰萬一。至禱。有便望告以起居飲食之狀。母使弟多憂之中。又增一不能遣之心事。是在兄之有以解之也。哭泣之節。亦望從方老所勸。皆俟疾已復初。要無害耳。弟遷徙事無它遲疑。特以苦於無費。尚尔遂

遁三四日內當同鄔姑丈入邑更與兄面商也神思惘々潦忡
附此奉達再俟後悉

又

前兩日因日擬至邑遂不復寄一信兄處及今思之慢命之
罪殊不可逭也知兄懸念殊切甚尤切不安弟昨遣人相復後
辰刻弟婦也已舉一男幸俱安好弟俟拜叔母壽後便得脫身
至邑也兄所寄誌石文弟已同大姪訂正今書一通附上筆畫
須擇解大書之其間字句兄更斟酌定之弟所註亦恐未的確
景老恐太拙也也昨兄信復有當與之否之間弟因思之兄前此言復日尚有
改葬之意此意若果則目下誌石竟不必刻俟之異日如何幸

更酌之可省々之正以見未敢即安之意也題主祀土考之於
禮原未嘗用特賓如冠禮則用特賓大約以親友為之親友於喪家皆
有相助之義不必待喪家之求喪家亦無暇求人非如冠禮之
重儀文也世俗殊失之意敦請豈可不必禮之所無與其煩而
近俗不若簡而從古耳弟意考翁題主甚當丘維老祀土則不
若更擇朋友之關切者兄以為何如神主粉塗以外書無明文
但覺不甚好看不知上額可別為漆飾否俟考翁來問之考翁
此來若得暇久留弟當邀之同乾老過兄細商諸事分田二議
且留弟處俟其來請正弟於此事亦竟鶻突不能決其當如何
也但前分田議似覺已可不用只須以後議商之或不受更別

斟酌。若頒田則固已知其非矣。葬禮弟略一看亦不能贊一辭。容徐以家禮再參較之。然大畧可行耳。臨時為祝弟亦無可辭者。但目下體極困頓。彼時若如此則恐不能不則不敢規辟也。其餘葬時儀文如贈幣埋帛之類。有考翁在臨時尚可商定。弟亦不能斷耳。弟欲面陳者亦頗多。不能即來一盡為悵。臨書時輒復惘惘。不能名多憶。亦逐日病困之故也。俟有便再悉不一

又

兄嫂俱在憂服中。何以復煩分念惠及嬰兒。不敢虛辱尊長之賜。敬拜一衣。然已極不安耳。昨奉兄示。知未果從所請。弟終以為一醫或不欲進。數滴之瀋亦何害耶。兄自宜審量。病體毋使

增劇。此事亦不必須待人勸而以堅拒為是也。至教勉之辭愛

弟甚至。敢不奉為紳佩。弟自覺持守未熟。加意檢束時。頗為辛

辛苦。若借書卷以游泳此心。反覺稍為舒適。故病中不能廢耳。

然要當思有以進乎守約之訓也。涵養乃第一義。目下正苦無

此本領工夫。豈敢斥其非乎。至兄有數語稱道大過者。讀之皇

恐殊甚。四兄前論及此。以為譽不以實。亦今之通病。自後願勿

以是相加。幸甚。讀兄自以為歉之詞。則尤深為悚然耳。前擬同

大姊入邑。今未及。兄亦勿過。弟病為念。弟頗能自消息。可來則

來也。初旬有兩忌祭過。此或稍涼得一來耳。

又

弟耳痛日內猶隱々有存者服省中藥已四劑知卒未易效耳
又聞兄體中不安患脯熱尤不宜殊甚極憂念懸於夢寐目下
所自攝養兄宜深加意無似前時忽略也守身之義幸時々念
之弟雖以為憂誠愛莫能助如何如何為兄慮者皆謂宜從喪
有疾之例稍進滋味以養氣血俟疾去體強復初可也弟意亦
以為宜然而恐兄執禮彌固未肯變通然舍經從權要亦不悖
禮意唯兄深思守身之義本為全孝或暫俯從說此亦天理之
至正不必以形迹為嫌反為徇名也省中去人之費幾何累兄
窘中代應已不安幸示以便奉納又憶前西價倉田尚有色兌未足
亦乞示如此等事只是遲緩皆猶可自恕若兄不以示之弟復漫

然相忘則於義甚非所安耳并及不一南軒先生集四兄方在
校閱兩日以試藥痛劇遲數日即閱畢寄上耳

又

屢聞兄起居狀殊切懸念病在氣血之際恐不得不以滋味補
之兄體中若不至因頓弟亦不敢以非禮說進也幸深思之小
學中有溫公所論一段謂居喪素食羸憊恐成疾者亦可以肉
汁及脯醢或肉少許助其滋味兄兄今已委頓尚不行此法若
疾更深恐它益無可療奈何得稍見俯從弟輩之心乃慰耳懇
切懇切弟耳痛今尚未全去日間時作時止但勢稍緩尚不忍
然體中亦極疲矣課女之事一閱二旬兩日亦未能及他事惟

一理遺集未竟之緒。覺憤不能多閱。未知何日了之。以償夙
愆。以慰尤望耳。撫卷不勝悵然。六房妹姻事。弟亦以為不甚安
而庶孀力欲排眾論行之。亦非力所能止。今查氏又如此。大約
須成事耳。只覺於昏弟大有碍。然无可奈何也。

又

前得兄示。所請未蒙見俞。而反諄。弟以疾為念。教以攝養之
宜。敢不因此益思守身慎疾之義。以無貽兄憂。然弟所患終非
本源可虞之疾。而所將養皆得自盡。獨是兄體中近候。則有決
當於飲食滋味之間。商調治者。弟之私情。終不能以已也。兄猶
自以為不至於大困。若更至於大困。若更至於大困。則當奈何。
况今不加調理。則病勢亦安得不日深。恐未可以泄。弟思居
喪之辟酒肉。為不甘味故耳。非如長齋事佛者之一入唇便為
破戒。今若於蔬菜中畧和肉瀋。似亦未至為有味。取其稍潤腸
胃以資氣血。此亦斷。當用者。幸無疑也。適又恰好看。到朱子
大全內一書。與蔡伯靜者。亦為其喪中有疾。勸其將護。而云蔬
食久亦不便。若不欲食肉。醫家多以藥和肉為丸。啖之。亦助胃
氣。既無滋味。自無所妨。况在禮經自有權制耶。弟思今之醫無
和肉為藥者。則從司馬之說。以肉瀋進。其義一也。此本無礙。幸
兄千萬斟酌用之。朱子書在續集第三卷。可檢尋也。尊長卑幼
有兄疾者不一。得從此說。則俱有以慰矣。更得稍寬。或可進以

難子石首之類。尤慰甚矣。惟兄勉抑已意行之。毋大拘滯也。况至疾止復初。亦仍可行已意。兄前又以為出於計較之私。此不然。聖人制禮。自存通變之法。豈其猶有私意耶。愛其身。即所以事親。原非二事。謂身為己私。獨非遺體乎。追原父母唯疾之憂之心。深求人子無敢毀傷之意義。惕然警懼。其所以愛其身者。敢有不至乎。禮曰。孝子之身終終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然則所當勉者。豈不在終身之大孝乎。因論輒推及此。惟兄更有正之。至兄前後所以教弟養疾者。皆若深憂弟之過勤於學而勸其稍自寬弛。一則曰。博文格物。惟日不足。非所及。再則拘守通側。与思索欲速之患不小。弟猶恨其頽然自放之已甚。

而兄乃以是為言。知兄所以待弟者如此。其厚而豈知弟之不肖無狀。益自兩月來荒廢極矣。念之汗下。不勝其慚恨也。數日耳痛頻更下甚然猶常時偃卧一榻。覺體中終是昏倦。亦恐是志不勝氣。習慣懶惰而然。每日夜輒早眠。旦復不能早起。前日暑中竟至科跣自恣。近復猛省。先訓所謂違禽獸不遠者。悚然始覺。已自戒不敢復犯。唯稍寬外衣耳。又於偃卧時讀先賢書及遺集亦覺不敬甚。此則不能止也。益耳疾既以偃卧為安。又必得一書以度長晝。不能空過。近尤覺歲月迅速。蹉跎之日愈多。而病廢如此。真無以善其後耳。弟自服藥以來。左耳之痛与右耳之膿俱未見止。但覺已稍聰。似其效也。今藥已在二三日間。當盡

思欲身一往省就醫。此其甚安。而此時出門猶畏熱。欲俟秋間。若今更遣人取藥以接續之。則又分資斧之力。它日勢不能復自往。二者徘徊於中。未能自決。幸兄為一決之。速取藥與遲就醫。未知孰是。弟意面均詳言所患以求治法。當更有效。傳語終有未盡耳。摠望酌示。若前日行人資斧幸語及以便納上為安。考翁處兄擬何時遣候。間隔之久亦極。思得一通問問也。兩日先體中稍安否。不甚倦憊能作書否。乞示之。鍾妙來時弟或一至邑也。南軒先生集原本奉到。須一裝過乃可還之。其抄本留弟處。想兄亦未須此看耳。餘再俟後悉。

又

日內不審兄肺氣已得寧貼。密念之殊深。將來秋冬可憂。正當於此時加意調養。若至彼時困頓。惟有俛首以受病苦而已。更何調理之可及乎。目下便當如已受困頓。一切自休息靜攝。猶或可以去其太甚。不然。逆知病劇之將至。而不求所以退之。束手以聽其來。是亦不知愛身之甚矣。弟實兄為深憂之。故不覺其言慙切也。兄大要只在省思慮。屏閒事。二者果能自息。則病去大半。不卜可知矣。此正乾老所謂素疾病行乎疾病之理。若當逸而反勞。亦是不合道理也。遣奴子入邑已三日。尚未歸。不知米銀曾奉到否。弟窘之中。百事寢閣。念來歲光景。不無動心。雖時即消除。然終不能絕此妄慮。自愧志力之不固也。兄有以

教勉之否。施易家脩之喪。亦坐未能即往。予不知已幾時矣。兄知之否。幸示之義。田事不無相抵牾。致有違言。亦當付之不聞。兄所言不再出議論。只挨去做實事。極是大約人言。總不必問。尤不當以此累吾廣大之心胸也。有則改之。無則益加敬勉。若愠鬱消沮。徒以自累。且為物動可乎。弟近亦自覺大有語言之失。方將極意謹默。以求踐不言而躬行之語。總之語之為害甚大。議論太稜角。自不覺傷人。若下着頭。只做實人。亦未必怪也。光祿公墓志。容再徐覓之。大人誥命奉上。四兄時相見。意思甚好。繆山事已定議矣。附聞海艘已去。未嘗受驚。但憂其將來耳。并復

又

兄肺氣為患如此。不特為目下之累。而秋風未度。深可為後日之憂。念之殊為不置。在兄目下調攝已萬。不可忽。飲食居處動作事。皆當自為節宜。弟近自處覺病處全在過懶。有小疾輒自休息。而覺兄病處又在過勤。雖極困頓。不自恕。畧不愛惜身體。此雖視弟固有賢不肖之殊。而其不中節生害亦不小也。弟之懶以廢事。而兄勤以致疾。致疾則亦未必不廢事。不唯是也。且以危身。亦非孝子不敢毀傷之道。今兄所以致困頓。其出於思慮勞傷無可疑。不可不深自覺察。痛自減省。一切家事世事。酬應語言筆札之類。皆不可如尋常時雜沓支持不子。且

須立意省事。不可自多生出事端。或乘一時意興。專向做熟處。以為不妨。此最不可也。寧靜專一。不獨可以養身。抑亦養德。養心之要。若外事酬應紛擾。心亦為之忙亂。亦足以害心。願兄且收拾整頓此心。立得主宰。其它間事。且一切放開。莫要擺脫不下。只管膠滯。使憧憧之思慮。擾擾之事端。果能盡息。則身心內外。自然皆收寧貼安穩之效。藥之治病。猶治其來。願兄深思以治其本。尋常覺兄不肯省事之意。最不可除。今病如此。唯倍加省察。以求銷融變化。弟言謬妄。誠知未必可取。然不敢不言也。又兄所居苦次。目下梅氣蒸濕。斷不宜居其中。多一日則生一日之害。前有移入側間之說。幸速遷之。正不得以拘

喪禮之小節。而不顧危身也。四兄識力之敏。從善如流之速。弟不獨欣喜。而且歎服不已。前致兄札論朋友之招呼附和。為非弟言招呼附和。固不可為。若講習切磋。要不可無友。此與相率為偽者不同。四兄許之曰是。上兄字亦有虛已之語。則知轉圜之捷。不獨一事也。弟為此作數日狂喜。兄亦當同之乎。義田錄遍致諸老弟。以為告始事。則不妨。若為辨心迹。則不必。人之好議論。見此當更多。豈足以盡止之乎。但自盡其道於己。無愧。正不必求人。之信。此即是為人。也。弟意止錄前半數帙。八叔父記書及議如弟祭文二首。不必錄去。有記及議詳之矣。分送諸老更乞斟酌去取之條例。不可錄送。恐多好指摘者。一以告始事。一以致求正商榷之意。似亦不可已也。郊玄兩叔

以邀之弟處一議論大意不過謂目下宜先厚於周卹然後可
行教勸弟告以條例不過大畧臨時行事正賴商酌變通若合
族人情不可不有以鼓舞之兩叔已皆唯唯今日內想當至兄
處更可詳論也經始錄亦無大較正今以奉上弟從事遺集近
亦不敢廢閣但不得頓段工夫若看已了一過當奉兄為詳悉
決定去取今亦不過且撮其要者耳連日正為家事頗有旁皇
窘困之狀接兄一字及四兄一字皆有同病於此能不安生計
較心甚難不生憂慮厭苦之心尤難耳兄能於此處之若無事
不動心否此事正今日學問大項目正不可不時互相警省
也前所論作誥命亭八叔父有一議已甚妥以為不必移動但
於西偏數間一加收葺為燕享之則上閣下祠皆可嚴肅扁閉
而無所不安不必更張矣兄更思之弟亦以為甚妥又省便矣
鄔姑丈竟無信至天則頃自龍山還以祝公賢疾往診之數日
也海上復有往來者百餘艘前日三圩為搶掠十里激城又岌
岌矣弟前借米銀今特令奴子入邑糶米奉還但未知邑中米
易售否耳追糧者甚急弟既自苦無以應裳圖二甲欲兄稍為
先完數金只在日內不可緩未免反以累兄奈何聞從妹已贖
出甚為之喜弟又以不能与效一力為媿耳餘再悉因冗遲復
為罪

自得兄示來已將無句默然無以報竟似委兄命於艸莽者實欲從容以盡其說非敢漫爾置之也既已作一稟竟又復逡巡不敢遽出蓋自覺其言之淺近不足以瀆兄高明之聽而又恐拙於筆札出語麤獷或反以唐突尊長夫不能有以致兄之聽而更以拂兄之意以傷天倫之和乖事上之義剛罪大弟恐其然故復請之二兄以決可否而二兄命之以為言其所關之大則不得自避其罪之小且兄之高明必能鑒宥於此弟因不敢自匿而以獻於兄前兄之寬度廣量宜不難有以容其狂妄而又當以其拘迂鈍懦為可哂也又憶弟去年夏秋之交曾作一賦欲因事以獻既以其文詞滯拙亦畏縮不敢出今簡其稿尚

在其詞雖不足觀而其微誠或猶可因之以見井以上覽大都弟之愚衷經年之所積所以期望於兄者實不同尋常亦謂兄之矯然自負卓然自立者必不肯以高明拔出之資而苟焉以流俗庸碌自了其生平其所自期待必有奮乎百世之心豪傑自興之志必不屑以第二等人自處者也方正學先生云人之身不越乎百年善養愛其身者者能使百年為千載善不愛其身者忽焉如蚊蚋之處乎蓋在之間當其快意於所欲以蓋在為天地而不知其所處之微起滅生死不踰於旦夕昧陋之民亦若是矣迷溺於聲色執利以身為之役而不以為勞其心以為至樂也而不知其可悲也甚適也而不知其為汗辱也夫然故汨沒

昏濁。醉生夢死。以虛負其為人之一世者。庸夫愚子之所出。而大賢上智之資^士所必不甘心者也。若先出處一蹉足。正恐萬事瓦裂。一壞則終身俱壞矣。不惟先^自辜負其不世出之資為可惜。而舉前人節烈忠孝盛德大業之美緒。一朝而盡覆之。甚可為深痛也。且利害之大。孰有甚於死生者。即以忠節公論。若當時顧利害。則何不偷生苟活。頓首擊額於寇虜之庭。以邀厚祿高位。雖至今存可也。此獨非甚利乎。而何樂以三尺之縲。自纏其頸。至於痛苦結塞。絕氣而死也。若以能避禍^為。是則今之無恥而生。尚居高顯之偽職者。皆可謂智^而不避切身之災。以殉國難者。均可謂之愚矣。以是極顯而易見者論之。充類至義。求非義之富貴。以免困危。可乎。不可乎。昔周公師文王。願先一以忠節公為師。不^志妄要窮就窮。要死就死之志。由是以益充其道義。行且進於大賢亞聖之域。俯仰無愧。而有浩然自得之樂。則何貧賤之不可忘哉。懷不自己。又復昏陳。煩聒干冒之罪。千萬矜而恕之。容面特自訟。并受教責。不一

又

弟又思去歲兄再出時。屢自言其不得已。而謂止了此一番後。當遂決然棄之。弟聞此言於八月之前。則憂而至八月之後。則喜。以為兄之初念不忘。當不爽此言也。今兄之尚遲疑於此。豈又不忍即棄而欲更一試之乎。一而不售。再而不售。亦可以見

其求之不可必得。而即使至於三。至於四。又安見其必得乎。古
人雞肋之喻。正為如此。而眷戀迷。徒以自誑其終身。喪其大
而又未必得其小。天地父母生我。為人一世。負此清明耿耿。而
泯然泯沒。不免生於与艸木俱腐之取。豈賢知之所甘心者哉。
然弟誠知理欲義利之關。交戰之若。而克治之難也。人各有習
熟偏重之處。以其積久之漸漬深錮。固已難於一旦脫然自拔。
而又有利害迫切之震於其中。紛華快意之誘乎其外。流俗之
前曳後擁。群咻沸騰。而鼓撼乎其側。由是而非有堅剛大勇之
力。高遠至明之識。固不能有以自奮。而不為所困溺者。蓋亦鮮
矣。所禱而求者。願兄為大丈夫。為真豪傑。立定脚跟。以自戰勝
於理欲義利之關。收底定廓清之效於身心之內。毋使其強弱
失執。重輕顛倒。而終迷陷於彼也。顏子以剛明之才。故能從事
克己。今兄之才。不為不剛明矣。一日克己。止在一轉間。弟輩願
於此而觀天下歸仁之效也。朱子曰。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
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此數語真是
教得人親切。弟每於利欲事有放不下。捱不過者。便思此語。當
時只是舍得肯攥一拚。便打過去。到後看轉覺得消除安穩也。
常思勉強而行之。勉強二字。最下得好學。初做工夫。豈能使得
心肯意肯。樂就義理。割舍得人欲下。只是自要勉。如被別人硬
要捉定。亦只得依他相似。到後生處。漸熟熟處。漸生。自不稍費。

力矣。朱子曰：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退則此進。初學者則要牢剗定脚，与他捱。捱得一毫去，則逐漸捱將去。又曰：義利之間，誠有難擇者。但意所疑以為近利者，即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却看舊事，只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又曰：義利之便，辨初時尚相對在。若少間主義功深，後那利如何着得。如小小竊盜，不勞而却矣。願兄深體此數言者行之。出處之事，即有疑，亦當自決之於心。尤萬萬不可與世俗人計議。彼皆昏迷於物欲者，唯知有利而已。親戚之相關，或冀兄之為此，而與蒙其利，其不相關者，亦惟諂諛逢迎，知以勢利之說進而已。豈顧陷尤於不義，有大不安者哉。弟嘗謂今世之人，役役於利祿，皆為妻子奴僕，驅使馬牛耳。人亦何為自，而至於此。然則今世俗之所謂相愛而勸勉其人為之者，未有非賤辱之事者也。人有不聽而稍知真自愛者，則反從而誇毀非議，斥之為怪為狂，反以為可惡矣。然則人言之不足問，固不可以其一時或有偶合己意，似乎相愛之言而聽之，亦不可因我自立，而或有非笑誇毀之事。為之畏恤，而猶惑於所守也。弟又揣兄之心，於功名之不可必得，固已知之矣。或意中以為雖進取未可以而不絕進取，則世人之期望亦不絕。雖或不免困窮，而猶可借此自解以解人者，不若進取之已絕，而使人情之頓變也。若其計出於此，則亦可為枉自勞苦，折盡便宜，因窮侮辱，未必少免。而

又終日處於至汙極辱之名。此則愚者之所不為。而豈兄之所肯出哉。弟之慮亦過矣。言亦妄矣。冒突之罪不可深誅矣。所冀兄或原其心之無它。以為弟可恕也。然而兄即不怒。亦必以其煩聒為可厭矣。總祈賜覽之後。取其意。不必存其言。盡毀之可也。以此示人。尤萬萬不可。幸俯聽之。不勝皇恐之至。

又

兄近看語類已幾卷。即近思錄亦不間斷。否其餘力更有暇及它書否。弟處有南軒先生集抄本。乃二兄在西塘借來抄者。今欲校讎誤字。然後還其原本。弟已怵怵對閱一過。恐猶未到者。欲更得兄一校。然後可以無疑。約六本書亦須費三五日工夫。

不識兄能乘暇一看否。若以為可當先奉一半來。後半弟尚在較看也。南軒先生學問議論其精醇正大。同於朱子。而其來資之高。明爽朗。涵養之粹美清和。於教人專重本原之功。皆足以興起百世慕效者也。其書在濂洛關閩四先生之後。當首推之。得校正無訛。庶可以備後日詳加探討。想兄亦所欲共成者。當不惜片時之勞耳。頃所言二兄寄示。特令走領一讀。又省醫居址。得便簡付為幸。不知其居在省城內乎。抑城外乎。亟欲聞之。無資斧不能自行。擬先遣一人問之也。歸家半日。耳痛猶劇。今猶在呻吟時。耳心思向冊子中用慣。若不耐悶。兄何以教之。幸有以祛發蒙蔽。望切望切。

又

心思甚若雜亂。整理不易。尤何以教之深。欲聞警切之語。以起昏惰也。朱子語類前全論學數卷。尤所閱過者。乞付一二本來。偶欲激水志一考。尤架上應有副本。得賜一帙為幸。并懇

又

典姪舉兒深足以為堂上之歡。弟兩日亦欣快不已也。聞叔母日內復苦嗽甚念之。稍間當走候耳。知兄近境不甚佳。然能自操持刻厲如此。適足以為進學之地。不惟不為害而反為助矣。古人所謂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又云人不於貧困上着力。終不濟事。果有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則何艱逆之可處

哉。吳康齋先生真可為百世師。弟每有不如意時。一展讀其目錄。輒覺有爽然處。真足以感發興起。今以奉兄。幸時時披覽之。當深有助於進學耳。考翁亦稱康齋先生知命樂天。因而不失所亨。正可為吾人今日最切之師資。願兄讀其書。繼其學。為康齋先生後一人。幸甚幸甚。朱子常因學者要尋樂語之曰。公但尋到極苦澁處。莫令放下。便是有好消息。今兄能操持堅苦如此。由是以進。可以得孔顏之樂矣。康齋先生所云。只得小心。寧耐做將去。又云終不成處。不去便放。幸兄深體而行之。若弟因此亦自覺全然有放逸處。方將痛思收斂。養到之譽。得無太過。聞之惶恐。

又

二兄昨暮有字來。又寄兄一字。謹同弟字奉覽。見兄所上二兄字。則知兄學道之志真切篤實。如此尤不可及。尤為欽羨所願。並勵此志。以竭其才。他日至於欲罷不能之地。則其躬行心得。將有同於顏子之樂者矣。兄所謂聲氣招呼附和之習。若果為此等事。立心固為與道背馳。但真心為為己之學。亦必得朋友切磋講習。為益正自不淺。輔仁責善。要不可無人。此與招呼附和之意固不同也。不識兄以為何如。自此以後。弟有所見不敢不言。其所以望兄之教督更無窮也。二兄以贖族妹聞之甚喜。義田事所商上邑中諸老書。兄以為宜否。幸即示之。田議內八叔父所作記奉兄一覽。覽後即付還。繆山事郊叔昨亦及之。但未知之詳。弟意若兄於促之。或弟於郊叔通議。而以兄坐決之何如。亦乞示及謝祝壽之行。若果弟亦擬至。未弔一友。兄往爐溪。則亦可共舟楫之費。似為兩便也。更望酌示。

又

兄之識力日進。如此其敏。真可謂從善如流。弟雖不敏。亦不敢不慕效。興起也。兄謂讀書力行。俱當從本原上起。此誠絕無岐路之弊。中庸以戒慎恐懼立天下之大本。朱子承人之為學。千頭萬緒。豈可無本領。此程先生所以有持敬之語。又曰持敬是窮理之本。窮理又是養心之助。則知本原之功。只要立得箇心。

也。惟兄更有教之。連日弟正以乏用徬徨。得兄昨字。又得二兄字。皆有患空乏。固為吾輩之常。但於此能不動心。最難。弟正苦未能打得過。不無妄生計較。雖極力克治。然自愧學力之淺。未得到寧靜處。兄能處之若無事否。願時以此互相警省也。連日又自覺耳目多雜。不無用心於外。因痛自警厲。作一箴呈覽。幸更進而教之。

又

兄南游。艸應酬之外。頗多佳什。弟前日見時。一時意興所至。不覺妄加評閱。已而自悔其僭。且恨其謬。兄方以求工文字為人之學為非。而教弟以反求為己。弟乃沾沾以辭句相譽尚。亦蔽於小而失其大。豈奉承教誨之意乎。弟之過甚矣。習氣所發。不自覺察。當不止此一事。兄幸時時有以警省之。千萬千萬。望切望切。又念兄今日之志。視南遊時。何啻萬里。識見之頓超。進道之勇奮。固為弟所欣幸。慕仰而未有已。願祈致力於學。益加懋勉。而不以怠於自足。使後日之進。更不同於今。則其清明高遠。將更有不可測識者矣。而弟亦得因教誨之餘。以冀少有進益。不至終於無成。如今日之昏懦劣惡而已。則亦其所私望而不敢必者也。程子曰。未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莫不愧恥。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為無缺。及既知學。反思前日所為。則駭且懼矣。弟嘗以此言自省。今日所為。未必非。尚可愧恥。

駭懼之事。然則猶作醉人也。何時而始一醒。知痛悔前日之所為。其可以不猛省乎。既已猛省。又須時時刻刻提撕警戒。不可暫忘。不然。恐又走到熟處。仍作醉人。亦未可知。劉山陰曰。學問一日不進。便退落千丈坑。不可為危切。胡敬齋先生云。人有英氣。方肯進取。勇猛奮發之後。須尋得箇常久工夫來做。不使間斷。方能實有所進。不然。一時意氣靠他。不得願於兄共勉於此。想不以其言為無當也。弟不揣每妄有陳述。望先所不屑。有以教之。昨候過譚不果。今日午幸一過。弟欲得從容以奉議論。千萬許之。日常聚會。要不可無。想不以為無益而妨功也。弟懇

端候。

又

文公先生語類一書。真學聖之階梯門戶。竊嘗以為學者必自此入為近。既有以知用力之方。又且必不至於差誤。其間論學數卷及訓門。又自論為學功夫者。尤為切要。讀之最易感發。興起。弟之頑鈍。猶藉此粗有所得。以兄之高明而進於此。其所深造。當必不可量。必不塵如弟所得之淺也。仰祈力進此學。沛然見諸躬行。以其餘得導誨及弟。則弟之受益亦不淺矣。弟實見兄天資之高。真萬萬非弟輩所及。弟輩之見理。遲暗。而兄之見理。明快也。弟之行事。柔弱。而兄之行。決也。夫顏子之資。惟顏剛且明。卒之學至於亞聖。以兄之才。而加之以篤信求。真知實知。

踐。其至於顏子何有哉。惟兄深自努力以慰弟輩之望。則不惟
先人之光。一家之慶。抑亦斯道之賴也。方今吾鄙之士。非無
有意於學問者。然未見有卓然必為聖賢之志。斯道之傳。未見
其有託也。孟子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願兄以傑豪自信。
以斯道為己任。而勿安於小成。幸甚幸甚。語類四十本奉到。外
有張考翁二札。乃舊所寄。近始達者。其間頗有勸勉極真切語。
并附一覽。覽後還之。因憶兄前言欲遍謁謝諸祝壽者。未知果
於何時。若有期則示弟得一同行為幸。二兄聞欲過壑頭。想以
兩阻。來時兄能一出否。并問。

又

二兄昨有信至云。以今日來。目下猶未相聞也。前書妄有所陳。
乃蒙不以僭易為罪。應之若響。感幸固不可言。而弟之奢望真
愈切矣。弟資識闇劣。雖從事於學問。不能有進。若兄用力於斯。
知其一日千里也。而弟自此且得奉兄為師。當亦不終於無聞
而已。此實真切慶願之語。懷不自己。又不覺其瀆陳之。兄勿罪
也。兄天台游草。極願一讀。前以在總服中。不敢請。今敢請之。得
即簡付為幸。弟兩歲來。偶有所作。因而存之者。皆極朴陋可笑。
無復詞致。然不揣欲求兄一勘閱之。未知尚可邀斤削否。謹以
詩及箴銘共稿十六葉。奉上。幸留撥半日。冗視之外。雜抄數種。
頗有可觀。并以呈覽。內有朱子訓學齋規及薛文清戒子書甚

有益於小學可取以教兩姪也

又

歸來思語言之過甚不極為之踧踖不安。深以自恨。又念此徵色發聲。正可為警省之資。一懲創向者粗疎輕忽之習。自此而猶不知慎默。真非人矣。唯兄更有以警之。溫公家範乞暫付來一刻。以偶失一帛。欲於此中檢之故也。郊叔昨煩其奔走似宜邀一坐否。乞示之。

又

兩日不審兄餘患已息否。痂得盡落否。幸示慰之。明日與姪作錫餅之會。得兄一出共聚為快。渠欲以子見廟。須命一名弟過八

叔父商作十六字排行尚苦命字未妥。今以所擬者書上。乞兄

即刻為一改定付來。千萬千萬。即刻便待用也。適倦及極草草

又

兄兩日癖已結痂否。果令痂落如掃。則前日之創鉅痛深。要是瞑眩之效。因思學問之事。先難後獲。宜亦有若此者。今日只坐悠悠。故無長進耳。兄以為然否。更惟教之。兄處會錄。知在窘中不敢奉問。或有可留意時。幸為之地。亦不敢必於即得耳。幼姪處并乞一語之為幸。

又

兄所患久而彌劇。奈何。暑天如此。尤不易堪。不知得不減飲食。

否不礙吞嚥否、體力覺倦憊否、此時似宜少進生脉散以資氣力、又如兩姪之課亦須暫輟、或且令温已習復書、講書及上新書不妨稍停、幸兄勿過勉強以增勞頓、即學生輩暑中亦宜少寬。前屢遣候未憶及此、自悔其言之遲也、惟岳聽幸甚、大姊廿七日過、二兄弟擬同往、恨不能早耳。

又

堂上隱軫尚未愈、熱盛更作餘症、今正在服浮弋藥也、兄亦患此、若勢盛不止亦宜服一二劑以消散之、二兄舉姪女得兄示始知送湯例似不可已、竟饋果餌之屬不具、蠱蕘兄以為何如、會鏗謹領入、又復費兄措置所少、此須更不必汲汲耳、華壁叔之孀之喪、兄聞之否、歛後已三日、弟同典姪已於歛日一往矣、憶及并聞。





